



明清別集叢刊

惲壽平 著

吳企明 輯校

惲壽平
全集



下



惲壽平全集

下



惲壽平 著

吳企明 輯校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卷十 書信二

致父親書（六通）

一

館中服食起居，雖樸淡，然頗相稱。書齋甚幽，所恨無携書，主人藏書久零散，不可復整，更無借書處，每用攢眉耳。從未作時俗箋啓慶吊無情之文，今且日事此，以爲汲汲，與向來習慣境界，了不相涉，心想頓異，爲可憎厭。此實胸腑所無，向以爲幸者，今以爲闕焉；向所欲湧洗無餘者，今將捆載而入焉。爲之三歎。《東園尺牘》

二

格也筆墨糊口，而與筆墨日疏，有著述之志，而與著述日遠。曩時隨事泛應，自以爲足，乃今與朋游交接，酬訊日繁，漸見其窘。每中夜發憤，欲焚棄前作，十年杜門讀經史，庶幾有成。轉思饑苦賊人，輒又頰首隨俗，氣不得揚，便將退縮。頃來虎林三月，詩卷都廢，意緒如亂絲相牽，違遠嚴父，心益粗，氣益浮，志益下，學益蕙苾，握管茫然。每作一牘與人，或停豪久不下，或援引掌故不能舉其辭，或綴一

字頓忘其義，久之且不知爲何如人矣。大人見此，能不哀憐小子而痛責之，更展循循之誘。《東園尺牘》

三

大人在戴山小樓，想體力安好，編選劉夫子節要，已有定本乎？二十年來未竟之緒，乃今卒業，操縱自恣，無微纏之累，抽繹微言，芟繁擷精，鬱然大觀哉。懸書鼓行，足以副天下之望。《東園尺牘》

四

越中食飲，風味絕不似我吳中，菜菔不下鹽豉，笋脯不利于齒。朝暮不薦糜，日三飯脫粟，非老人所宜，每用懸懷耳。虎林較可，猶不免俗，從此地覓薑菜杞菊，豉醬調制，適口者了不可得。《東園尺牘》

五

大人命作風雅體一篇，既成櫝中，索徵詩引不得，所載事實少，不能多發辭藻，雖創體未大失，而風華隳宕之致鮮矣。月杪自來，當帶行笥，江水暴漲，波濤滔天，未敢問渡，俟水勢稍殺時，同李生畫楫耳。維摩像已至，神彩古淡，果宋人筆也。《東園尺牘》

自山陰抵會城五旬矣，與吳山諸子，往來相接甚邇，多費時日，間以西泠同調文酒流連，詩詞應和，十常四五，而解衣磅礴，放筆作長箋大絹，索取一縑一字者，十無二三也。游囊枵然塵生，歸計支離可笑，南風不競，北信杳杳，前者所望，筮龜之所不許，今斷然矣。高雲生昔笑爲迂，今乃屢中。《東園尺牘》

致香山翁書（四通）

一

宗少文一筆畫，米海岳猶及見之，間與時史言之，多驚愕不肯信。如蔡伯喈飛白書，近代工書者亦不能爲之矣。風氣代降，藝學隨之，方將必賢，殆成虛語。

頃見伯父畫《寒鴉圖》，題曰：「此無字碑，一筆圖也。」其於少文所稱一筆者何異，同指否？《東園尺牘》

二

伯父稱北苑畫，筆不露骨，墨不堆肉，如行空中，飄渺無痕。姪每驅豪運思，輒研求斯旨，非鑽仰所得，因知董巨墨精，眞宇宙奇麗巨觀。猶文章之有彖象，音樂之有鍾呂，學者侍敏曜識，以爲率爾易知

者，猶井天蠹海之見耳。古人妙蹟，自非冥搜，難以證入。夫學董、巨，尚不繼倪、黃，況下此者哉。未識伯父以此言爲相近否？今呈所圖十餘紙，皆董、巨法，一一駁正之。《東園尺牘》

三

伯父教我曰：『作畫須求一筆是。』姪了不知此語。暇則又曰：『汝邱壑布置，次第頗近，惟此一筆未是耳。』臨撫古人畫冊，既卒業，取己所撫本並觀，面目不相遠，而都無神明，乃於伯父所謂一筆者，欣然有人處。夫一者，什百千萬之所從出也。一筆是，千萬筆不離於是；千萬筆者，總一筆之用也。卽黃涪翁字中有筆也，禪家曰句中有眼之說也。凡畫無所謂一筆者，雖長綯大幀，千岩萬壑，謂之無畫可也。前次所呈，皆成僞父，伯父許我，更望舉隅。《東園尺牘》

四

伯父嘗稱臣虎鄒先生繪事，有筆而無墨，有趣而無法。此定論也。然洪谷子又謂吳道子畫山水，有筆而無墨。吳生畫聖也，若伯父所評，鄒已埒於吳生矣，今古譏正之旨，有異同乎？幸伯父更有以教之。《東園尺牘》

致興老親翁書（二通）

一

前過候尊公四叔，閒談偶及協濟橋田，弟止知十七年至今，其中連值歲兇。四叔想因錢糧諸事艱難，故其物未付出，昨晤間，云：此項田租欲俟葬令庶祖母周娘後，方以歸還小女，似屬可商。家庭之間，自不應較論，但此項原屬聘金，小女未過門時，弟欲將此項備箱廚木器諸事。四叔面言不可留此田租，爲房內支給用度，若必置辦箱廚，便欲廢此產，是以有用易無用也。弟銘藏此言不敢忘。今若將此項爲葬令庶祖母費，無乃與前言未合。葬周娘公事也，公費也。此田聘金也，奩田也。恐葬事理宜用公產，動公費，不宜出之奩田。雖三令郎有繼嗣之虛名，而毫無繼嗣之實，每歲時祭祀，未聞另有公產支給，而房中又並無所遺，在老親翁長兄必有說以處此，弟不能知。若并欲取其奩田以爲葬費，未免偏枯太甚。同一兒女，亮無厚薄，然形迹之間，似未均平，而令郎與小女，從無半語言及，足以見老親翁家教有克讓之風。但弟當時每以四叔前言告小女，而此奩田未歸割，則嫁時之箱廚木器諸事全缺，弟有不能一日安矣。況二令郎亦有奩田，并未嘗聽之公家移爲公費，且聞並代爲納糧矣。而三令郎艱苦已極，兩兒漸長成，費用百出，萬難支撐，每當追呼火急，左支右吾，不敢以聞之祖父。弟每欲其能承順，弟亦聞四叔稱說小女，祖父愛之之意，宜無所不至，此必四叔或別有深意厚待之，弟愚陋未能測也。四叔長者高年，相對時惟宜談道誼學問，不當以兒女鄙俗事相較論。故弟不敢以此冒瀆，幸老親翁從容

婉曲述弟不言之微衷，今冬將此田歸割。且歷年無收，去歲今年始稱豐稔，交付兒輩，聽其自收，少佐三令郎膏火，卽如弟親受老親翁莫大之賜矣。若必欲將此爲葬費，自十六年至去冬，其中雖有兇荒，然除荒歲外，尚有贏餘一二，可少助葬費，自當聽之公家，稍盡繼嗣之意，今冬以後歸之小女，似爲兩得，想老親翁自應首肯也。伫候回示，尚容面悉。尊公四叔前煩叱致，並謝弟冒瀆之罪。興老親翁長兄大人閣下。小弟格頓首。冲。《甌香館法書·手札》

二

客歲初冬，抵維揚時，長兄已赴館，不及把晤致歉，媿之。私擬在殘臘聚首，縷縷此中，不意竟滯迹邗關，客囊蕭然，積逋相逼，日惟含丹吮墨，呵毫烘研，輒因短晷，了無所濟，適有當事兒留，遂爲筆墨束縛，遠違老親，深用疚懷。人春以來，匆匆繪事，尚未能歸，客窗風雨，殘夜青燈，孤吟獨嘯，無所聊賴，每羨長兄不遠家塾，高堂萊彩，猶晨夕相依，視弟累月江關，葉落離家，花明未返，年年浪遊，時時在客，真不啻天壤相懸。而家貧累重，更有不止爲負米計者，回首茫茫，正無息肩之日。靜言念之，惟有慨然。小女幼穉無知，但隨侍家嚴，親承教督，更得太翁提命，舅姑訓誨，如處珠玉之淵，不覺光輝之自微，小女幸而得此，吾兩家數十年道義骨肉兼之姻婭，當與世俗親誼悠泛者不同。正恨糊口四方，與長兄快聚相樂之日少耳。賢婿讀書講德，藝文益進，遂收玉潤之譽，爲可喜也。尊公四叔比想神明爽朗，體力愈健，過庭時煩爲叱名致候。弟歸期當在端午前後，把晤不遠也。朱二蓮兄，渡江持長兄札見寄，弟竭力擬爲圖一席之地，事在倉卒，故不得諧，須之異日可耳。但無所遇而歸，未免爲之悵邑，然愛莫能

助，奈何，奈何。興老道長兄親翁大人。小弟格再頓首。《甌香館法書·手札》

致內翁叔丈書（二通）

一

鶴齡令兄前欲姪婿札及吾叔丈字，姪婿以爲俱不必，薛公祖古誼照人，去必見，見必小有所惠。頃令兄來云，已進見矣，意亦甚好。萬一來問，吾叔丈厚爲照應，令兄云是歲置翁親弟可也。叔丈不能再作字，相通之意，姪婿已再三爲令兄細道，其信非吝爲不與，實爲不得已之情耳。餘俟晤矣。內翁叔丈大人。姪婿格頓首。《味古齋藏輝帖》

二

鱗老學問，原與世俗不合，非姪婿信之深，亦不能排衆議，而決策用參桂也。昨蒙鱗老枉顧，仍說用參猶可救也，卽當遣力走迎，沉重以臺命乎！祈轉致廷老，再煩致鱗翁，想長桑君藥囊中定有回生之劑也。承重關切，已鏤之心版矣，容面傾，不一。內翁叔丈大人。姪婿格頓首。《味古齋藏輝帖》

致三哥書

三哥竟入鄉，何乃畏河賭莊而卻步耶！元超開筵享報人，而卽大整家風，使諸魁首叩頭請罪，可謂勇矣。

而吾長兄獨在丙舍，仰臥看秋雲，若不聞也者何？閒曠如是，豈將游於逸民之儔史。看荒事，奴輩屢促之，弟實不忍目睹，然亦或有不容己者。弟頃愈忙迫，無晷刻暇，特遣姪入鄉一看，今年獨當厄素，爲長兄所念者，公私交困，交迫無所可逃，將奈之何。諸佃聞看荒，定來叟叟，多其辭說，非長兄大言折之，婉言導之不可，此姪輩不能任也。幸三哥大人尊前，長兄爲衡。餘不具。不孝孤格稽報。《約園藏墨》

致三兄書

昨暮得與知己相聚，名花在案，時果盈缶，佳餚美醞，醉飽爲樂，時當大飢，得此如享天廚妙供，不易消受矣。朱櫻滿樹，悔不早來觀賞，爲鳥啣殘，後時興歎，頃所惠一大枝，猶有可想也。和色牡丹、簪蘭二種，臨稿未得佳處，因在花敗後所臨耳。煩轉二令兄。老三兄大人。小弟格頓首。

海寧許叔度兄尋其人之弟不見，復從白門到舍矣。尊公先有致意，並謝。《甌香館法書·手札》

致妻薛氏書（三通）

一

家中諸事，前有字已細說，不再及。自正月初到今，無日不病，服藥亦無效，一筆不能動，焦悶之極。此間絹畫大幅小幅堆積甚多，不能打發，愈加煩悶。苦況可知。總來老狀如此，年將六十，自然頹敗不堪，精力衰耗，又無藥石滋補，時時費精神，所以不能支持也。更念你年老，要領管文虎，急須覓一乾阿奶，可要緊托中人覓一人，不可遲也。寄回銀一封，家中用度。黃山墳、老相公墳，兩處要去祭掃，可請鄒家外甥或三官、四官一位去，囑囑。墳地已得一塊，在西湖上，此係李且翁先圖成讓我，已到手矣。程書老地，已面許，但尚未付銀，因今年山向不利，須到十二月初方可下葬。但黃山墳要改遷，爲此焦心。我三月中定歸，細商諸事。此間畫事甚急，可急急打發張家外甥來，要緊，極不可遲延，已寄銀與之安家，即可趕來，計日以待矣！我病中亦要人煎藥等事，阿成亦少不得，早來爲望。完糧、家中諸項，另有帳在銀封內，看便知。餘不多及。二月望在西湖上寄。

金漆櫥中有山水大幅稿，有夾葉樹者，可尋出帶來，藍縷紗馬衣，新做的鞋袜俱要帶來。要絹一疋、廣紗一疋，俱我自歸帶回，外果子點心籃二個。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手迹

匆匆出門，途中雖遇風雪，平安無事。廿日到杭州，廿一日進城，所喜天色晴，從容過壩，極爲安適也。吾雖出門，懸念家中，早晚照管門戶要緊。顧三郎租米著即完，信到定已清楚，若欠少，與他說，歸時定責治。劉家畫與江家畫，催張三官速完，促其銀來，以應家中之用，然須留一項過年，不可都用以去。凡事皆說我出門，一切減省，不須周到，有萬不可省者，方可行之。吾此行，全是完人舊欠夙帳，都無想頭，直至明春，料理局面，方能設法有濟。事甚遲，目下減省，稍留明春飯糧，要緊，要緊！文虎全虧娘管領，前起課，要防正月，所說橄欖膏，急速叫阿三來熬成，逐日服之。橄欖核，瓦上灰火燒過存性，研末，每日放在粥飯內與之服完，亦甚妙也。吾坐處小桌上書本，及小書架頭上亂紙許多卷，皆要緊方書，可一齊捲來，收拾在大櫥上層。又天然几上書，亦要收拾大櫥中。樓上書架，亦有書在上，可一并收櫥中，至囑，至囑。過年時，鄉間叫一人到城，或二人，家中差用，可與顧茂、顧仁等說知。餘事不能多說，俟後信再寄。薛四官在城，過年，百凡爲我料理，爲囑。小兒科楊雲從扇一柄已畫，汝收在櫥內，年節間可將順便人情盒禮二盒，并扇送之。并說我出門，托其常來一看文虎，爲囑。鄒二甥處十兩頭此間已收，當寄信歸，如未收，可請來面說，促其即付方妙，杭州地一成，即欲此項速付矣。廿一日辰刻舟次信。

□□收過七錢二分，家中再補銀六錢□□□都在內矣。《上海博物館集刊》一九八二年

汪家兩次人到杭州來，何故竟無一信？我在外望信甚急，何不請楊三官備細寫一字寄來？薛四官若在家，亦可寫字寄我。新年已一月矣，豈無使人？絕無音信，亦可笑也！在杭已覓得好地，有兩處，地價俱已在此設法，幸有李且翁爲我承當，其價須百金之外，全要在此著力應酬各處筆墨，方可就緒。所喜人情甚好，想慕者多，急急做去，定能成就。只恨目下竟無幫手，自身日日病出，早晚在此服藥，諸事應酬甚難，即硯絹製顏色俱無人，可著人去請張三官來面說，催他速完家中諸事，打點二月初起身來杭，至囑，至囑。自身老病，精神比去年大壞，瘦倦異常。未知你身體何如？亦甚爲牽挂。文虎亦時掛懷，未知近來脾胃何如？飯食多少何如？知你自然愛惜，不必叮嚀也。鄒二外甥所借十金，未知已清楚否？如今已得地，決意遷至湖上。我在二月盡三月初決歸家，作移靈柩之計，知你亦掛念墳地一事，今知已得好地，俱蒙李具翁大力，得以成就，當大歡喜也。月初二三，即遣阿成歸，當先寄些小盤費歸用，因便先寄字，使你知此間情事，餘俟後信。正月廿八日午刻字。

楊家大小娘、薛家二小娘，兩女婿俱說聲，楊三官幾時到館？若仍舊要到臺州，過杭時可能進城到李家一會，俱目下又到織造府前吳家去，又不在李宅矣。欲面晤甚難，奈何，奈何？若有停住在湖上一日，即可會矣。《上海博物館集刊》一九八二年

致族弟書

吾爲田受困非一日矣，知者以爲管祠賠累，不知者以爲侵剝祠田。雖吾每歲出游，幸帳目甚明，公算甚易，可以上對祖宗，下對通族，決不至侵欺公物，貽玷先靈，爲天地間之罪人，受神明之誅罰也。今年夏，集衆公議，原約今冬祠田公收公算，近歸，知叔遺言，欲再收祠租，將開倉起限，未知弟意何如？若決定收管祠租，愚意當告知通族子姓，將祠堂交與老弟經管。吾弟謹慎細密，必能料理。且吾常奔走四方，顧仁老而頑蠢，實不勝任。且公田經十七、十八、十九之積荒，猶死守而無散失，此後雖間有凶荒，料無前此之難支矣。但歷年所欠錢糧漕米，除本房拮據完納外，尚多逋欠未清。老年經營時，收本年租，完本年錢糧，祭祀外，所有贏餘收貯公所，以爲料理舊逋，並預防後來儉歲之用，每歲公同算明出入賬目。祠堂得如此整理，可謂得人，行之數年，定能有成，興復之功，拭目可俟。十四叔整理祠堂之宿志，吾弟勉遵守遺命之孝思，誠兩得之矣。吾弟勉之勉之，不容以推委也。且免十四叔懸目南門，以待宗祠之壞，弟所全實多矣。吾宗至今日而衰微已極，吾等尚不思敦重源本，以孝悌爲先，家庭間反以客氣相加，視同陌路，不顧祠頽敝，岌岌有蒿目之憂，而猶靦然爭祭田之粒粟。愚兄雖不肖，定不至潰防滔天，若此極也。訂于冬至日，約同諸子姪謁先祠，焚香設誓，以明此心。從前帳目，若有私敝，亦當對。常州博物館藏手迹 《藝苑掇英》第五十九期

致麟侄書

汝父兄弟三人，惟我在；汝兄弟三人，惟汝在。吾與汝，正昔人所謂相依爲命者也，吾子留，毋遠去。《東園尺牘》

致六姪書（二通）

一

手札至，會以事他出，失答。歸而誦之，高情殷然，又承緩急至誼委曲相濟，非急人之急，憂人之憂者能如是哉！感銘曷有既耶。來物領到，叔祖均此致意。前事已有頭緒，稍竣當過晤面悉種種也。冒寒不作劇否？再詢六姪文席。叔格頓首。庚子六月初七。《夢園書畫錄》卷十九 《清嘯閣藏帖》

二

掃墓先胥城（二），亦無不可，頃當去看十四叔祖，面商之再定，少間卽過姪，悉所未盡。六姪文席。叔格再拜。辛丑（二）。《夢園書畫錄》卷十九 《清嘯閣藏帖》

【校記】

〔一〕胥城：《夢園書畫錄》原無「胥」字，據《清嘯閣藏帖》補。

〔二〕辛丑：《夢園書畫錄》原無此二字，據《清嘯閣藏帖》補。

致千群侄書

前曾兩過書齋，皆云吾姪去澄江未還，不得晤爲悵。別後病瘧月餘，至九月初，始快然。積雨有天漏之憂，稻熟不得登場，奈何。集方一本小示納，煩檢婦人集方，付來鈔錄數方，後卽送還。餘晤悉，三哥有信歸不。千羣老姪文座。叔格拜手。《約園藏墨》

致又駢侄書（九通）

一

客遊洞庭一月，無日不雨，甚索莫敗興。梅花旣傷于雨，并湖山登眺俱廢，天之困人如此，可奈何！廿七歸抵家，是日又雨，尚未能出門一步，欲晤如渴，姑俟稍霽時耳。十一叔祖處前議各捐斗粟，承諾，幸卽如數付過。此旣吾家義舉，益足激仁人之心，諒老姪勿吝也。前又承悉叔祖，並囑筆致謝，餘俟面悉，不宣。十一叔祖處已兩日不舉火，迫甚矣。明日望付來。七姪並望以此節致之。又駢

老姪吟席。叔格頓首。《清嘯閣藏帖》

二

今早看友至西郊，吾姪來，未得面，并未及走晤爲歉。庭前桂花盛開，祖叔意特屬姪相過，杯茗賞花〔一〕，爲家庭竟日之樂，恐遲日捷音一至，便無暇爲此清譙，想老姪定能勿卻也。明早走面。未一。又駢老姪解元。叔格再拜。壬子八月廿一日〔二〕。《夢園書畫錄》卷十九 《清嘯閣藏帖》

【校記】

〔一〕「祖叔」二句：《夢園書畫錄》原作「□叔□特屋□叔祖過杯茗賞花」，據《清嘯閣藏帖》補改。

〔二〕壬子八月廿一日：《夢園書畫錄》原無此七字，據《清嘯閣藏帖》補。

三

前過姪相問訊，適值他往，因知事已稍得大體，良慰，然善後之策，尚宜亟講也〔一〕。叔祖一札前不獲面〔二〕，未致，今再馳去，幸簡覽，知相念也。又駢老姪文座。叔格再拜。癸卯九月。《夢園書畫錄》卷十九 《清嘯閣藏帖》

【校記】

〔一〕尚宜：《夢園書畫錄》原作「何宜」，據《清嘯閣藏帖》改。